

画舫斋记

□ 马力

北海公园东岸，一道粉垣从小丘后面露出，掩着错列的屋檐，翠竹的瘦影也隐约地摇。“濠濮间”石碑前，豁着一个路口，早有辟好的石径折向深处。进去，往北没几步，闪出一座宫门。说是宫门，气派像是弱了些。可你要是领略过园内亭榭厅堂的精美，就觉得，这灰墙红柱的正门，倒也来得相宜。它没有恼人的挤压感。

这是画舫斋。清帝偶临，驻此歇身。唐人“寥落古行宫，宫花寂寞红”之吟，叫我记起了。

宫门前，空出一个场子，弓手弓箭，在这里。此处不宽敞，像是拉不开架势。

进到院子里。两株旧植的丁香分立着，虬枝横斜，早让年光催老了。我不是来寻它们的，脚下一紧，避了过去。迎面一座殿，“春雨林塘”殿。檐下悬匾，正是这四字，乾隆皇帝题的。春树含烟，林花凝露，水光映楼台，自是诗家清景。

轻步穿堂，殿后出来一块，四柱三间，所谓抱厦是也。额枋下横着倒挂楣子，形制颇精。檐柱间设坐凳楣子，凳板漆红，坐上片时，默对塘中田田睡莲，“水殿风来暗香满”那句古诗，就索耳畔。眼光再一扫，可览满满园景色。只是眼下秋深了，望树上枝叶，观水中静影，也是“浅黄轻绿映楼台”，颜色未尽消线。心绪便柔波似的轻盈荡开。这一刻，思想闲下来，感情却活跃了。

这个园子是围着一个方正的池塘营造的。正殿居北，额题“画舫斋”，乾隆皇帝的字。两个偏殿，东为镜香室，西为观妙室。我所在的春雨林塘殿则居南。临水台基上，施彩回廊沿墙绕了一圈。屨廊如香径，缓步，直似体味“袅晴丝吹来闲庭院，摇曳春如线”之美了。

正殿前，出厦，开放式。也无纺说，一座敞轩伸入池面。我伫立片时，就感觉而论，宛在水榭。凝眸，瓦檐、楹柱、栏楯、游廊、墙、树、人，均沉在碧池中，当风一来，吹皱盈盈之水，又跟莲叶浮萍下的鱼儿一同随波晃颤，显出一幅梦里才可得见的画。风荷绿满，令我想到“半亩方塘一鉴开”的宋诗上去。

粉墙上开着透空洞窗，形如折扇，如净瓶，如书页，如玉镜，如花瓣，如石榴，其状多样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窗面都用毛玻璃堵上了，看不见墙外风景。

此处池苑，在乾隆皇帝看，宛若船舫。他大概是读过欧阳修那篇抒情性很强的《画舫斋记》，一心只学此样，方能有所取意，自表其心。北宋庆历二年（1042年），欧阳修自请外任滑州通判。他在官署东边盖了新屋，“凡偃休于吾斋者，又如偃休乎舟中”。他的感受不坏，住进这样的屋



画舫斋 本报记者 陈晨 摄

里，就像身在船上。况且户外山石峻耸，花木列植，林野映带左右，又似泛舟大河之中了。“画舫斋”的室名自此而来。欧阳修的命途，蹇厄多艰，不算平顺，“尝以罪谪，走江湖间”，很似逆流中行船。虽则列官于朝，日饱廪食，夜安署居，只要回想起往时的山川所历、舟楫之危、浪涛之汹，枕席之上亦常惊梦，足见他的心神仍不安稳，风波之恐短时难消。忧于时势，感于身世，他在文中以舟名斋，自警的意味很浓。文末曰：“顾予诚有所未暇，而舫者宴嬉之舟也，姑以名予斋，奚曰不宜？”自谓“诚有所未暇”，说明他断不肯撒手世事，大济苍生的抱负总在心里怀着，而这个怡情适性的屋子，是他歇憩魂魄的静处，却不是耽于逸乐的所在。在这里，他不混舟行水上、一日千里的放旷神意，心境因之宽远。

新宅完竣，著文以记，或为旧时风气。尽管欧阳修为给庐舍添风雅，找到蔡襄，“将乞大字以题于楹”，又怕好友见了他这斋名，全不清楚是怎样的底细，故而存疑，才写了此篇摆明来由，本意还在自伸其说，坦露仕宦心迹。

眼前的画舫斋，虽不是欧阳修的那一座，在我看，流连不置，也如温习了他的文章，弄懂了他的想法。

钱基博讲：“然修之为文，尤工唱叹。”抑扬咏怀，风韵溢于行间，又常阐述事理，夺人心神，乃其笔下功夫。他的“论说之文，因事抒议，而工于辨析，条达疏畅，理愜情膺”，亦是钱先生的看法。这个特色，在《画舫斋记》里表现得完足。题旨一经点

醒，可谓“如网在纲，有伦有脊”。欧阳修属文，尤喜设譬，尚奇警而寄意深婉。此篇中，以舟喻斋，以江河之旅喻浮沉之生，用思甚殷。

欧阳修的画舫斋，无可寻迹。这只“心中之舟”漂到乾隆皇帝这里了。凡是践祚之君，必得以社稷为念，勤于国政，一生心事在天下。建造画舫斋时，乾隆皇帝已经四十多岁了。他循诵旧章，念往忧来，志向仍专而意气甚锐，对欧阳修的内心或许有了更深的理解，对其人品功业亦极服膺，所以给新园命名时，才远引欧阳文忠公的旧典。“亦非创自予，永叔曾先倡”之句，已将见贤思齐的意思表达得了然，正可以仿佛先哲的超迈。这位多情的帝王，常去闾福寺拈香祝禧，大西天礼佛祈佑，镜清斋傍泉流憩，随后，每入画舫斋，对此光景，不忘赋咏，曰：“画舫予所喜，云舟不是舟。雅宜风漪荡，那共水沉浮。”殿堂虽美，犹存戒惧，“譬如水载舟，前贤揭其旨”十字，便把忧深虑远的心思道明。溯史，又可想起唐人魏征的“舟水之喻”了。受命造园的匠师，决要自知。兴筑，以意为之，得其概略，就够了。

徐志摩也爱画舫斋，为水色的空明，为藻芹的交横，更为四近的宁谧。他和陆小曼的婚典，是在这里办的。槛外，渺茫的烟水，心间，绮丽的梦思。厮守顾恋，一时唯将此事挂心。他写北海，一段一句一字，都浸情意：

今晚北海真好，天上的双星那样的晶清，隔着一天河含情的互睨着；满池的荷叶在微风里透着清馨；一弯

黄玉似的初月在西天挂着；无数的小虫相应的叫着；我们的小舫在荷叶丛中刺着，我就想你，要是你我俩坐着一只船在湖心里荡着，看星，听虫，嗅荷馨，忘却了一切，多幸福的事……

这是《爱眉小札》里的话，是在那场婚礼前一年写下的。从这上面，似乎见了他一生的情感故事。画舫斋里，也这般静美。水殿前，旧友新雨，相与谈笑。自称“忝陪末座”的梁实秋记得，那日“衣香钗影，士女如云，好像有百八十人的样子”。宴客景况，盛若雉集。操持婚筵的人，真会找地儿！

观景，忆往，驰思，低回之际，犹生人面桃花之慨。脸庞与花朵虽不相映红，暗香袭来，也是旧影依稀。池中波动的碧水，牵惹怅触的丝缕，亦处处堪伤。

总能从这样的建筑上看出意义，因为它栖居过灵魂。

画舫斋的后院，尚有可赏之筑，多是添建的。西北角的小玲珑，东北角的古柯庭、得性轩、奥旷室、绿意廊，匾联悬垂，彩绘相接，湖石堆叠，皆具风致。那回我奔这儿来，不开门，里面什么也瞧不见。嘿，白跑一趟！

墙后一棵枯瘦的老树，高出正殿的卷棚歇山顶。树身分出好些杈。那是一株唐槐。古柯庭的得名，八成跟它脱不了关系。

画舫斋办过展览。有一年，我逛北海，进了这个院子，看到毛主席接见《智取威虎山》剧组的照片。童祥苓一身戏装，笑着。

那会儿，我还小。

此素朴，却又如此贴心贴肺。一直以为，芦花是没有香味的，此时方知，已误解多年。

在我的家乡，人们把芦花叫作“芒花”，秋冬时节上山去采，一担一担地挑回家，花絮收集起来，做枕头的内芯。这样的枕头，我睡了很多年。如今想来，我是和那些花瓣一起做梦的呵，难怪总是梦见辽阔的大地，梦见秋水长天，梦见一个人走了很远很远。捋了花絮的芦苇，连茎一起，又被扎制成“芒扫帚”，柔软而小巧，区别于硬邦邦的大竹扫帚，适合铺过水泥的小家小户，村里人一般是不用的。起初，我只在圩上的集市上，还有父亲工作的电影院里见到过它，感觉更像是上班族或富有人家的用品。后来家中也铺了水泥，终于用上了芒扫帚，似乎一下子拥有了梦想中的生活。

不知不觉已经环湖走了大半圈，除了遇到一对陪孩子放风筝的父母、两个陪老人散步的年轻人，再无他人。灵湖赠我一整个上午的安静，令我不由暗自庆幸和感激。

我停下脚步，站在几块大鹅卵石上面。风吹过来，青山、杨柳、拱桥在湖水中投下的倒影一时动荡起来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于是，我站在静静的灵湖身边，亲吻一枝柔软的携带暗香的芦花，像亲吻我全部的幸福与孤单。

忆江南冷冬

□ 赵柒斤

“人人尽说江南好，游人只合江南老。”早在唐代，江南已成人们向往之地。诚然，无法统一供暖的古代，相比北方的凛冽，冬天的江南确实绵软、宜住得多。

江南的冬天，宛若深秋的加改版。目力所及，毫无肃穆威严之感，道路两边依然红绿黄相间，柔情蜜意和妖娆风姿虽退去，叶片上的纹路仍清晰可见，萧瑟又留有生机，暖阳照射，很快就复苏。水虽有些刺骨，河流却甚少冰封，日夜流淌叮咚咚。野兔、松鼠等小动物常常在铺满阳光的草地上兴奋地跳跃、认真地觅食，强健的筋骨终于在那些让植被缠绕的岁月中脱身出来，释放着对自由狂奔的憧憬……

然而，冬天毕竟有别于其他时候，它总想方设法将一年的冷宣泄出来。小雪过后，冷空气频繁加持，裹挟着北方的寒气匆匆而来，清晨的草木叶片间，便撒上一层薄薄的白霜。太阳一露脸，霜花转眼蒸发不见，阳光下，很难体会这是冬天。但江南的冬天，黑得早黑得快黑得彻底，每日不待黄昏的掌声响起，黑夜的大幕倏忽之间就落了下来，毫不迟疑。没了阳光照拂，屋内温度尽管在零摄氏度以上，也让人感觉始终在冷飕飕地进风，且这风穿衣袖钻裤脚，冷得令人难受。尤其是江南冬天的雨，很少凝结成雪，却如冰般寒彻肌骨。冬雨伴随阵阵凛冽的寒风，将盘桓多日的秋意彻底卷走，天地间顿生湿漉漉的寒意。这种湿冷，虽不如北方冷得天崩地裂，可宛如指甲划在黑板发出那种尖叫声，着实让人难受。

面对这种看不见、北方人难忍的冷，江南人却能把冬天生活演绎得丰富多彩、暖意洋洋，正所谓“一方水土

养一方人”。记忆里，除寻常添衣等手段，江南人御寒的智慧主要体现在勤晒被、孵太阳、用火柜、吃锅子等上面。冬天适逢天朗气清、阳光和煦，谁都不愿错过一缕暖阳，早早地就把被子搬在阳光下晒。夜晚躺在还有太阳余香的被窝里，温暖便从脚底升起。江南的乡下，很多老人并不知白居易的“杲杲冬日出，照我屋南隅。负暄闭目坐，和气生肌肤”啥意思，也说不清楚冬天晒太阳有益于身体健康，却都能下意识地为“太阳光芒”的信徒。早上醒来，太阳透过窗子弥散于屋内，老大爷、老太太们便把小靠椅搬至墙根，尽情地享受日光浴，直晒到仿佛有一团火从脚底蹿至头顶才肯罢休。农闲或过年期间，中青年和小屁孩往往也不请自来地靠着墙根孵太阳。夜晚和雨雪天御寒，火柜或火桶便派上用场，买一只泥火盆，或干脆将家中的旧瓷洗脸盆、铁锅等废物利用改成火盆，将烧菜做饭的灶膛里的柴灰铲出作燃料，压实盖严，一盆火可烤三四个小时，一只火柜可孵两三人。故而，江南人家冬天的一盆火，既是御寒取暖的“空调”，也是热饭菜的“微波炉”，更是链接亲情的纽带。别小瞧土里土气的火柜，它就像一束温暖的光，将困于湿冷角落的人心悄然照亮。

当然，冷雨敲窗、滴水成冰的日子，总需要有点“暖从口入”。此时，美食无疑是最好的慰藉。热乎乎的锅子端上来，无论白菜炖豆腐、咸菜焖牛肉，抑或羊肉萝卜汤、剁椒鱼头，整个屋子因了这份滚烫，多了份烟火气。“白菜豆腐保平安”“冬吃萝卜夏吃姜”，几口滚烫的热菜下肚，胃就暖和起来，这个冬天还觉得冷吗？

单是重温就能浑身沐浴暖意。这是藏于江南细碎而平凡的冬天生活里，属于每个普通人的智慧。

大鹿岛观海

□ 张恒

自己平静的生活。

远处 的海面上，出现了三五个醒目的墨点，像是那位印象派画家笔端滴下来的几点墨。但是，那墨滴在海水里，并没有稀释淡化隐去，反而浮在海面上颠簸着，一点不惧怕风、不惧怕浪的样子。看清楚了，那是几艘渔船。

太阳又出来了，挥着金色的手臂，将云翳撕得粉碎，变成一块块碎棉，吓得海浪一头撞在了大鹿岛那面巨大的岩礁上，发出轰隆一声响。海鸥也慌不择路逃窜，鸣叫声急促而带着颤抖。不多时，穹庐形的天幕竟展开一张洁净无比的丝绸，蓝得晃眼。云彩全都换上了洁净的白色衣衫，像羊群被驯服一般游走在天空，随着风的意愿，变换着阵型。

海水也在变化。随着阳光直射角度的不同，随着视角的不同，总有奇幻景象出现。此时，东边海面正游动着万条金蛇，再渐渐连成一片滚动的火焰，于是，海水被层层染上一道薄薄的金边，向无边无际的天空延伸而去，向大鹿岛和小鹿岛滚滚而来。浪击礁石，生成碎银乱玉一般的花朵。

这个时候看大鹿岛南端的“罗汉观潮”最有意境。那里的岩石由于海浪长年累月地侵蚀，被切割成柱状排列，似数以千计的罗汉在观潮。这片礁石长达几百米，耸立在赭红色或灰白色的礁峰上，大小不一，疏密有致，层层叠叠，似蜂窝聚集。海浪卷来，礁石纹丝不动，任由浪涛撞击和淹没，与其说在观潮，不如说在弄潮。

真正的弄潮儿在大海深处。远处的海日之间，陆陆续续出现了更多的渔船，像那位印象派画家的颜料盒整个翻倒，全部的墨绿都洒在了海面上。

本版插画 王超

□ 朝颜

我亲吻过一枝芦花，在灵湖。

彼时，偌大的湖滨公园人迹稀少，仿佛这阳光，这空气，这水域，这广阔的天地，都是为我 and 芦苇设下的盛大筵席。

深冬了，天气却暖和得让人要忘了季节的存在。浙江临海有那么多名胜古迹，比如江南长城，比如紫阳老街，为何我一下车转头就踏入了灵湖的领地，谁知道呢？

事实是，一个人，最适合临水而行，最适合透过水照见自己的冷清。这时候，越安静，越空旷，越孤单，越好。我记得，去年秋天游西湖是这样的，游太湖，也是这样的。然而无论西湖还是太湖，都不如今日的灵湖，完全放空了身心，只等我一个人闯入。

踩在灵湖广场的地砖上，平展的湖水铺陈到眼前来，边际还在目不能及的远方，瞬间领悟到个体的小，那是一只蜜蜂落入万花的小。抬头看，对岸的小两山上，一座塔孤零零地以尖顶刺向天空。世界那样清朗广阔，这座形单影只的塔正好与我互为参照，有人脸颊日渐深陷，有人腰背松垮下去，有人笑纹像湖水漾起的涟漪一样，以眼部为中心，一圈圈扩散开去。眼袋、法令纹，我在与他人的不断对照中时而庆幸，时而沮丧。皮肤保养品越用越贵，更多只是心理安慰罢了，谁能拿地心引力有什么办法呢？

就像这一千二百亩灵湖水，还不是服从于地心引力的安排，还不是乖乖地陷入小两山和五峰山的怀抱，眼看着世人来了又去，眼看着植物生了